

## 第一章 我的家庭状况及在红军中的 工作任职情况

(1915 年 12 月—1936 年 7 月)

### 一、贫困家庭 伤我童心

在距四川省达县东北方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四面环山的镇子，这就是我的家乡碑牌河场。

1915 年 12 月 24 日，我就出生在碑牌河场的曾家湾村一户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后又举家迁移到石家坝。

我家共有 14 口人，父亲李惠荣是位质朴憨厚的老实农民。他从小务农，虽粗识几个大字，却不善言辞。与我母亲成亲后，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他整日在田间劳作，从不多讲一句话。用母亲的话说：“你爹的话全在他的手上和脚上。”对此评说父亲只是用微微一笑代作回答。

我的母亲叫李王氏。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好像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名字。她慈祥而善良，勤恳而能干。不论生活如何艰难，她都始终如一，以她超人的毅力和作为母亲的博大胸怀义无反顾地与父亲共同苦撑着贫寒的家境。因此，在我和兄弟、妹妹们的心里，都感觉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

我在家排行三，上面还有两位哥哥，大哥叫李中泮，二

哥叫李中池。

二哥的脾气酷似父亲，沉默寡言，很少讲话。但干起活来动作却十分麻利，特别是走路噚、噚、噚的像阵风似的这一点，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与二哥相反，大哥的脾气非常开朗，头脑也特别灵活，讲起话来头头是道。每当空闲时，他还会用口哨吹出十分动听的曲子来。因此，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很喜欢他。

由于家里穷，大哥和二哥很小就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常常是头顶着星星下地，脚踏着月色归来。

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

大弟弟叫李中柏，是个慢性子人。你急得不得了，他却慌不忙。尽管平常不言不语，却颇有主见，特别是在关键时候，往往能发表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来。

小弟弟叫李中衡。他很活泼顽皮，可以说他和我的妹妹李中秋，在家里是最受宠爱的。尽管父亲、哥哥每天干活异常疲惫，但只要一见到他俩那稚气可爱的小脸和张着要抱的小手，便会毫不犹豫地抱起他们，亲吻着他俩红红的脸蛋儿。此刻，什么苦呀累呀的就都飞到九霄云外了。

我的大妹妹叫李中珍，泼辣能干，她很小便参加了革命工作。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1935年参加长征后牺牲于川西草地，当时还不满20岁。她刚结婚的丈夫石映昌参加红军后，当了连长，战斗牺牲。

我的二妹妹叫李秋来，因生病无钱医治，年仅两岁就离开了人间。她的死，在我和全家人的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痛。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旧中国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哀鸿遍地，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当时，四川军阀刘存厚为了巩固他在川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在与其他军阀进行战争的同时，更加残酷地盘剥劳动人民，其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仅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竟多达 70 余种。广大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我家租种了地主 10 多亩薄地。其中大部分是稻田，也有少量山地。因为土地贫脊，又缺少肥料，所以即使是好年景，也不过亩产二三百斤粮食。对于每年的收获，我家要拿出七成交给地主。一到收获时节，地主家的人便拿着麻袋来了。他们先用斗量，后用升分。几秤下来，我父母辛辛苦苦劳累一年打下的粮食就大部装进了地主的粮仓，而归于我家赖以生存的粮食则所剩无几了。尽管父母、哥哥每日披星戴月、节衣缩食，经常把自己种的黄瓜，豆角等细菜背到集市上去卖，可仍旧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我家仍过着半年菜半年粮的生活。

由于家里穷，人口多，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穿衣就更谈不上。夏天还好说，可一到冬天寒风袭人，我们身上穿的补了又补的夹袄根本御不了寒，只好团团围坐在炭盆边烤火。往往是把腿烤得通红通红的，方才暖和过来。

我们几个小孩子睡一个大床。大家挤在一起同盖一条薄薄的破棉被。为了盖暖一点，你拉我拽，很快被子中的棉絮就挤成了一个疙瘩，这样一来愈发抵不住寒冷了，睡梦中我们谁也记不清被冻醒过多少回。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在农闲时，就到百里外的

开县何千子煤矿去背煤当苦力。由于当时家乡缺少食用盐，所以每当秋后，父亲还要背些粮食到城里去换些盐巴回来卖。生活的重担渐渐压弯了父亲的腰杆，也夺去了他脸上的笑容。

为了减轻父亲的重负，我的大哥和二哥也相继参加了这种劳动，用他们还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每次出动，不仅要走 100 多里山路而且还要翻越两座大山 特别是那座名叫“三墩坡”的山峰 更是又高又陡，不要说身背箩筐，就是徒手翻越都极为吃力。

父亲他们每次回来，总是先进里屋把房门关起来，不让我们几个小孩子进去。对此，我曾猜想：他们一定是买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吧？为了弄个明白，有一次我偷偷地爬上里屋窗台 透过空隙向里张望。猛地看到 父亲、大哥和二哥都赤裸着上身，脊背上一片血红，模模糊糊地粘着一些白布条子。皮肉和衣衫已经分不清了。母亲含着眼泪，手拿小团棉花，蘸着碗里的清水，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擦拭伤口。父亲和哥哥疼得嘴里不时发出“滋滋”的叫声。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人也从窗台摔到了地上。听到哭声，父母亲 and 哥哥赶忙抢出门来。我从地上爬起来 哭喊着：“爹爹、爹爹！”便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父亲紧紧地搂着我，也止不住热泪盈眶。从此以后，这个情景便如烙印一样深深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永远不会忘怀。

军阀的盘剥，地主的压迫，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像一座座大山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能干的母亲在料理家务的同时，还要经常把自己做的凉粉拿到集市上去卖，用它换得

的钱去缴那总也缴不完的税。一天，我见母亲在背地里数钱，我想买小麻花吃，就走过去抓起几个铜板，母亲又气又急，边从我手里夺过铜板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东诚，莫拿！这是要缴税的。那么多的税，一税一文还不够呢！”“给谁缴税了？”我不解地问。“该死的军阀刘存厚！”母亲愤然地告诉我。“不给他嘛，我要！”我依旧缠住母亲央求着，“咻”的一声，母亲打了我一巴掌，我伤心地哭了。母亲一下子把我抱在怀里，眼泪扑喇喇地落在我的头上、脸上。我和母亲哭作一团。慢慢地我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仍旧抱着我，脸颊上留着两道淡淡的泪痕，嘴里轻哼着当地百姓常唱的一首歌谣：“乡长下了乡 好像活阎王 带着虎狼一大帮 舞刀又弄枪。保长下了乡 好像恶狗样 翻箱倒柜鼓捣枪 鸡飞狗跳墙。甲长下了乡 催款又催粮 穷人无钱泪汪汪 逼得去悬梁。”听着母亲令人心碎的歌声，看着母亲因劳累而变得憔悴的面容，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一天晌午，父亲突然被几个背枪的人抓走，直到天黑才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到家来。原来，军阀刘存厚派下每户两块银元的税，限期 3 日内缴清。父亲缴不起，便被抓去惨遭毒打。后经母亲借款完税，才算把人赎了回来。这黑暗的现实，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1924 年，我记得是个甲子年。家乡遇上了罕见的大旱。河塘干涸，稻田龟裂，秋季作物颗粒无收。我们一家只能靠山里的金钢藤根、野菜和树皮充饥。可枇杷树皮吃多了，连大便都解不下来。那时，我们是多么希望能见到粮食啊！这天，母亲从山上回来显得特别高兴。原来，是母亲找到了一

种名叫“老娃蒜”的野菜。母亲把它捣烂，又用水漂洗了几遍，再捏成团子放在热锅里烘成饼子。还没出锅，就闻到一股香味。顿时把我们几个小孩子馋得直流口水。当我们手捧着烘得金黄的野菜饼子大吃起来的时候，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万没想到，吃后不久我们便都感到阵阵恶心，接着便大吐大泻起来。我们几人被折腾得躺在床上直翻白眼。见此情景，母亲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叫着我们的名字说：“东诚 良娃 是娘害了你们呀！”幸运的是 野菜中的毒性不大，我们闹腾了一阵之后也就过去了。

饥饿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为了让我们能活下去，母亲常常出去找些吃的。一次，母亲要回来一碗野菜玉米粥，分给我们几个小孩子吃。我几口就吃光了。我叫着：“娘 我还饿 还要吃！”可却不见了母亲。当我冲出门外时，只见母亲正蹲在地瓜地里将一片片干黄的红薯叶往嘴里填。我记得，母亲曾亲口对我说过：红薯叶子不好生吃，她自己怎么却忘了呢 我喊着跑过去：“娘 不要吃！”母亲强作笑脸对我说：“娘没有吃 不信你看。”说着张开了嘴。立刻我便闻到了一种苦涩味儿，还看见她嘴里有白汁和叶沫，便嚷道：“娘 你说谎！”母亲先是呆呆地盯着我 转瞬间又笑了，问我：“东诚 还饿不？”“饿！”我赶忙又摇摇头说：“我不饿 不饿！”母亲闻言流泪了 这泪是为我流的。

那时 我的二妹妹秋来刚满两岁 还吃不了野菜、树皮。母亲就把从外面要来的一点大米熬成米汤给她吃。虽然米的颜色都已变成灰的了，可它终归是大米呀！一天中午，当一股米香味钻进我的鼻孔时，我再也忍耐不住，悄悄地走到

母亲的身后，一眼不眨地盯着桌上那碗冒着热气的稀汤。母亲怀里抱着秋来妹妹，不时舀一勺米汤，吹一吹喂进妹妹的嘴里。隔了一会儿，母亲发现了站在她身后的我，便对我说：“东诚听娘的话，领着弟弟、妹妹挖点野菜去。”当时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热爱母亲和秋来妹妹，知道米汤应该让给二妹吃。可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是娘的孩子，也应有口米汤喝，所以仍旧站在那里，噘着嘴，一动不动。看我这个样子，母亲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秋来妹妹开始吃得挺香，可吃了几口之后就再也不张嘴了。不管母亲怎样哄她，把米汤往她嘴里送，可妹妹就是不肯吃，还踢蹬着小腿“哇哇”地哭。我当时心想：你有吃的还哭什么？于是生气地喊了声：“你有米汤喝，还哭个啥子？”妹妹惊悸地看了我一眼，哭得更加伤心了。我突然明白了：“妹妹是想吃稠米饭，水一样的米汤怎能解饿呢？”意识到自己错怪她了，我便走过去拉起妹妹的小手说：“妹妹，我错了，不怪你，你别哭了。”秋来妹妹慢慢扭过身去，哭声变成了“嚤嚤”的抽泣。

从第二天开始，秋来妹妹开始高烧起来，连日不退，还时断时续哭个不停。母亲整日守着她。妹妹的神色一天不如一天，小脸蛋由黄变青，嘴唇由紫红变成青灰，渐渐干裂，泛起一层白皮。有时妹妹昏睡过去，醒来后两眼直发呆，黑眼珠在深陷的眼窝里吃力地转动着。有时，她抽动几下小嘴，无力地吐出一口粗气，又“呜呜”地哭起来。这时候，我和全家人的心都开始紧张起来。家里穷，没钱请医生。妹妹每天都断断续续地哭个不停，弄得母亲也感到束手无策。

这天早晨，秋来妹妹又哭个不停。母亲一反常态，一把将她抱起来冲出门去，又将妹妹放在院中冰凉的泥地上。我对母亲的举动难以理解。娘今天是怎么了？妹妹可是个病人呀！

妹妹哭得更急更惨。她抓挠着小手，踢蹬着小腿，一声声呼喊：“娘，我要娘，抱抱我！”哭叫声里夹杂着因痰卡喉发出的“呼、呼”声。这哭声，这叫声，像一阵阵雷声，震撼着我的耳膜。

屋门紧紧的关着。母亲背靠着房门，任泪水顺腮而下，一滴滴、一串串落在胸前、地上。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面，却遮不住她那忧心如焚的痛苦表情。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世呀！我伏在窗台上，为妹妹的惨景而流泪。

秋来妹妹不哭了，她在地上滚了几下以后终于翻起身来，用两只小手艰难地支起身体，吃力地向房门里爬来。她爬几步，停下来喘一口气，喊一声：“娘，我不哭了，你来抱抱我。”然后再爬几步……。

突然，房门“呼”的一声打开了，母亲带着凄楚的哭喊声扑过去，把秋来妹妹紧紧地抱在怀里。一阵令人心碎的哭声过后，家里逐渐平静下来。这一夜，秋来妹妹没有哭，更没有叫。我暗自庆幸地想：妹妹的病一定是好了，又能和我们一起了。

清晨，天还没亮，就听到母亲和父亲急切地呼叫声：“秋来，你怎么啦，快醒醒，我的好孩子。”可是，不论母亲怎样呼喊，秋来妹妹也永远不会回答她了。在她的小坟上，父母

亲更是凄惨痛哭了一场。

我当时是多么希望秋来妹妹能哭啊！哪怕是天天哭也好，至少是证明她还活着，还可以长大。可怜她才活了两岁，就饱受了人间的苦难悲惨地死去了。后来，我曾常常悔恨自己，为什么不让秋来妹妹安静地喝下一碗米汤？究竟是谁害死了我的妹妹呢？

从此，我打心底里更加仇恨这个万恶的社会。

## 二、读书启蒙 追求真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 8 岁时就已经是父母的一个好帮手了。我不仅帮母亲做家务，看弟弟、妹妹，而且还帮母亲磨豌豆、做凉粉，每逢三天一集的时候，我就跟母亲到集市上去卖凉粉。这样一来打开了我的眼界。从川流的人群中，我慢慢地分清了哪些是穷人，哪些是富人。虽然我还弄不懂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差，但却有了鲜明的爱憎。后来，我也渐渐地发现像我这般年纪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天都是背着书包上学堂读书，而我还在为糊口奔忙着。

这时，我的堂哥李中瑜放暑假来看望我们。他那时正在离我家 60 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小读书。堂哥不仅教我认了许多字，还给我讲了许多他在书本上学到的新知识。什么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什么中国人盼着有个孙悟空，而外国出了个拿破仑等等。他的话叫我听得入了迷。他能上学读书懂那么多知识真令我羡慕。这时，一个强烈的愿望油然而起：我要上学！

“我要上学！”几次我对父母提出请求，可父母总是默

默相望，却都没有答应。有谁能理解我、帮助我呢？大哥说：“等太阳从西边出来吧！”二哥滑稽地说：“还是跟我学背盐巴吧！”我委屈极了。等了几天，也没见太阳从西边出来。最后，我想起了菩萨，只有它能救我了。此刻，它的威望顷刻超过了父母和哥们。中午时分，我偷偷溜出了家门，向着大寨梁山上的关公庙跑去。那里有我的希望，而这希望又是多么美好啊！

跑进庙里，我总觉得石台上的菩萨在笑，它那么慈祥、善良，那么善解人意。我虔诚地跪在菩萨面前说：“求求关公菩萨，保佑我上学吧！”寂静中我好像听到菩萨说：“你可以上学了。”顿时，我心花怒放，仿佛看到自己已经背上了书包，进学堂读书了……。

我兴冲冲跑回家里，向母亲笑着说：“娘，我上学了。”母亲惊愕地问：“你怎么去的？”菩萨，我求了菩萨，它说它能够上学。”母亲淡淡地一笑：“东诚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像个小孩似的求神拜佛呀。你也不想想，菩萨整天呆在庙里，没血没肉的，能帮咱穷人什么忙呢……？原来我也信过它，后来看透了，求它一点用也没有。”果然，这一年我还是没有能上学。

生活的艰难使我逐渐懂得了：不是父母不愿让我读书，而是因为家里太穷，实在没钱供我上学。

可是我亲爱的父母终于允许我去读家乡私塾学校。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乡有个世俗：不管你家里多穷，作父母的也总要想办法从自己的儿子中选一个最聪明的去念书，哪怕是几天认几个字也成。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了能做

个不受人欺侮的“体面人”。虽然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希望变成现实，但人们还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希冀着。

9岁这年“我要上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我背着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小书包，昂首挺胸，踏进学堂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决不让父母失望。

那时，先生整天教的都是“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之类的东西，根本听不到堂哥讲的那些新知识。为此，我不免感觉有些失望。不过能从中认识许多字，毕竟也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我每天还是非常认真地背记。不少课文当天学了，我就能背出来。先生渐渐对我由好感变为喜欢。而那些富人家的子弟根本不用功读书，上课时不是贪玩就是吃零食。先生常常拿起戒尺向桌上一拍，叫他们背课文，背不出来就罚站。他们站起来后，不是放屁就是打饱嗝，根本不会背，那副狼狈样实在令人可笑。

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次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因此有人称我是“小先生”了。

私塾最后一年的暑假里，堂哥李中瑜又来看我。他对我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鼓励我读完私塾后一定去上高小并说我“特别聪明”将来一定“前程远大”。

堂哥的话使我像着了魔似的，天天想着去高小读书。跟父母说了几次，回答我的只是叹气。是啊！家里实在没有钱了。为我能读几天书，父母、哥哥加倍地干活，已经累得筋疲力竭了。若不是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恐怕早就把我拉回家来了。面对这一切，我也想到此为止吧，别再上学了，这样也好减轻一点父母哥哥的压力。但心里那团刚刚升腾起来的希

望之火，是用眼泪和强制所熄灭不了的，想来想去，我琢磨出了一个自认为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既可以让父母不为钱发愁，又能去高小读书。为此，我暗暗地做好了准备。

1927年夏天的一个夜里，明月当空，原野寂寂。当全家人都进入梦乡后，我开始行动了。我来到里屋，从父母放钱的小木箱里，轻轻摸出了20几个铜板，揣进兜里便向着罗江口镇的方向奔去。

我为自己的如愿以偿而兴奋不已，因而忘记了黑夜里山路的坎坷与崎岖。一个劲儿地往前赶。天大亮时，我遇见了一位砍柴人。他告诉我：这里离罗江口还有80多里路。他见我孤身一个孩子，担心地问我干啥去。我只对他笑了笑，便告别前行了。

听乡亲们说，到罗江口镇还有60多里，我一夜才走了20里，真是太慢了。一心想加快脚步，可一双腿却像灌满了铅，每挪一步都十分艰难。加上又渴又饿，我怎么也走不动了。我坐在路边，嘴里嚼着草梗，砍柴人的问话又在耳边响起：“孩子，你一个人干啥子去？”是啊，我干什么去呢？上学？谁管我吃，谁管我住呢？转念，我又宽心下来，去做别人家的儿子，只要他能供我念书，就是跪地拜你也行。一时，凡能供我上学的各式各样的人家都浮现在我的眼前。

罗江口镇终于走到了。虽然学校像磁石般吸引着我，但我所幻想的人家一个也没找到，我渐渐失望了。带来的铜板很快用光了，我只好街头流浪。这时，我想起了父亲、母亲、哥哥、弟弟，还有妹妹。一想到家，我禁不住流泪了，心里不停地呼唤着：“爹！娘！我在这儿！”

“孩子，你这是怎么啦？”这天，一位开小店的大娘把我叫到她的店里。那是一间昏暗的小屋子，刚进去时像黑天似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伤心地哭着，向大娘诉说了我离家出走的缘由。大娘听后，哀叹一声说：“傻孩子，你这是在作梦啊！这年月能挣个钱糊口就算不错了，哪里有人肯出钱供你念书呢？”之后，大娘拿来一碗饭让我吃了，又劝我说：“赶快回家吧！不然你父母会急坏的。”我再三谢过这位好心的大娘，流着眼泪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就在我偷偷出走的当天，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亲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像丢了魂似的呆滞木然，母亲逼着中柏弟弟说出我的去向，其实弟弟也一点都不知道啊！母亲不知多少次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寻望，希冀着能看到我的身影，可每一次都失望而返。父亲也到处打听，逢人便问我的消息……。第三天的中午，父亲一进门就哭喊起来：“我的儿，你死得好惨哪……”原来，在邻村发现了一个淹死的男孩子。母亲闻听后以为是我，顷刻间昏倒在地。这时二哥眼泪汪汪地躲在门后，可如今忽听我已不在人世，也不免伤心落泪。毕竟我们是亲兄弟呀！倒底还是大哥比较老练一些。他劝慰父亲说：“爹！你想开些，我去看看，娘这儿您先照顾一下。”说完，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直到大哥回来，告诉说淹死的孩子不是我时，母亲才清醒过来。经过这场惊吓，加上极度的惦念，使父母亲明显地变老了，消瘦了。父亲的颧骨更加突出，过度劳累引起了剧烈咳嗽。母亲头上的黑色秀发似乎是转眼间变成了根根白发；那双有神的大眼睛，此时变得呆滞恍惚。以往轻快的脚步变得迟缓了。贫穷和抑郁，

我家失去了生气。

离家多天，就像过了多少年。眼下，当我回家走到三墩坡 离家只有 30 里路时 思乡念家的情绪越发迫切。父亲怎样了？母亲怎样了？家里都好吗？一张张亲人面孔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就在我疾步上山时 忽见一人 背着东西 吃力地从山上往山下走来。我睁大眼睛仔细观看，慢慢地我看出来了，下来的人是父亲，是我日夜想念的父亲！我不顾一切地向父亲奔去 边跑边喊：“爹爹 爹爹！”父亲抬起头来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仅是呆呆地望着我。当我一头扑在父亲的怀里失声痛哭时，他才确认站在面前的就是他日思夜想的亲生骨肉。顿时双眼涌出了滚滚的热泪。许久，父亲才哽咽地问我：“妈儿<sup>①</sup> 你到哪里去了？家里找你找得好苦啊！”好 妈儿 你先回去 等我回来再说。”父亲走了 我望着他那肩背重负，吃力前行的身影，心里像刀绞一样难过。直到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时，我才转过身来向着家乡，向着母亲所在的碑牌河石家坝村奔去……。

1928 年秋，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又经乡亲们的帮助，终于给我凑齐了学费，让我去达县薄家场第五高小读书，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深知：学费是父母和大哥、二哥用血汗换来的，决不能让它白交了。我要好好读书，用优异成绩来报答他们。

达县第五高小座落在薄家场西面，宽大的院子里栽满花木和果树。教室不仅大而且非常明亮。学校里有一个足

妈儿：是当地父母对自己儿女的爱称。

球场和一个篮球场，这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很新奇的了。教师不论男女都很有风度，学问也很好。学校除语文、算术、英文课外，还开设了地理、历史、音乐、绘画、手工等课程。因此，第五高小在四方乡间很有名气。学生中绝大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像我这样穷人家的孩子是很少能到这里来上学的。由于这里是求学问的地方，因此，老师对所有学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有的时候甚至近于苛刻。关于这一点，上学的第一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上算术课的时候，我没有严格按照习题顺序做。周聚伍老师看了看我的习题簿，将它往地上一丢，双眼审视着我，训斥道：“不认真学习对得起父母吗？！”这时，我惭愧极了，眼里流出了泪水。周老师仿佛非常了解我的身世，也仿佛知道父母亲在我心中所占的位置。我含泪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表示了今后努力学习的决心。此后，我不仅上课专心听讲，而且下课后把每日的业余时间也全部用在了学习上。因而，各门功课的期考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为此，我获得校方给予的“免缴学费”的奖励。每当中月，父亲、大哥或者二哥给我背口粮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优异成绩和好消息一一告诉他们，父亲笑着说我是“好娃儿”。大哥、二哥捏着我的双肩夸奖说：“我们都盼你哪，你得了第一名，我们就是再累也划得来！”他们每次来都带来母亲的厚爱。当我穿上母亲为我特做的新衣时，就宛如回到母亲的怀抱里，那么温馨，那么幸福。

由于我学习好，又得到“免缴学费”的奖励，无形中就大大减轻了家庭的一份负担，所以以后的学期每月只需家里给我带些口粮来就行了。这样一来，我没有了后顾之忧，于

是更加用心地学习知识，在学校里，我第一次读到了报纸，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大事，也渐渐听到不少老师在谈论“苏联”和“革命”。我记得教语文的李冰如老师常用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来谈及当时农民的贫苦生活。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老师赵梦民常用报刊上介绍的苏联革命情况，来启迪我们的思维，给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展示了一个新的广阔领域。

当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他们思索着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广阔的农村重新点燃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星星之火。革命的火种也传播到我们第五高小。特别是王维舟、李家骏领导的川东红军游击队，他们的革命斗争活动，如春雷般震撼着古老的巴蜀大地。我时常为听到一些新的消息和传闻而激动得彻夜难眠。

我们学校有一门课叫“公民课”，用现在的理解就是政治课，主要是讲怎样做一个“公民”。这天，我们照例端坐在课堂里，聚精会神地听一位新来的青年老师讲课。他高高的个子，端庄的脸庞，双目炯炯，很有朝气。他站在我们面前，不断移动着目光，审视着每个同学。然后用带有四川口音的声调念了一段课文，接着就给我们讲起了苏维埃，讲起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公民们，怎样在工厂和农庄里愉快地劳动幸福地生活。大家被他的讲课吸引了，完全陶醉在一种美妙的憧憬之中。我情不自禁站起来问道：“先生，我们中国能有这一天吗？”他深情地望了望我，叫我先坐下，然后语气坚定地說：“中国为啥不能？能！中国人民一定能有一天的！”

他忽然沉思起来，喃喃地说：“问题是怎样才能早日迎来这一天。”稍顷，他像想起了什么悲痛的往事，十分激动地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趋于失败。这说明中国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必须动员全国民众，一齐起来把这些反动势力消灭掉，中国人民才能有幸福的一天。古老、文明的中国只有靠共产党领导才能得到拯救。热血青年们，都来参加拯救国家的斗争吧！”

讲演结束了。许久，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丝响声。老师的声音久久地在我耳边回荡。我一动不动坐在座位上，盼着老师再讲下去。下课了，我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月上东山，繁星闪烁。这天晚上，“公民课”老师全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又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其中不少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他对我说：“军阀总有一天要被消灭，各地的土豪也总有一天会被觉悟了的劳苦大众打倒。土地将属于农民，工厂将属于工人。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人民起来办这些事情的。要把这些事情办好，就必须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光知道四川还不够，还要晓得全中国是怎么回事。大家明白了，心齐了，都拿起了武器和军阀战斗，还愁美好社会不能建立吗？”停了片刻，他问我：“军阀刘存厚管几个县？”我回答：“管四个县。”他又问：“他有多少军队？”“听说有十多个团。”我告诉他。老师笑了，说：“这是一道又简单又复杂的算术题。要是四个县的几百万劳